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六

起丙申唐𤣥宗天寶十五載

止壬寅唐肅宗寶應元年凡七年

表例說

臣等謹按天寶末安史等相繼叛亂唐室幾至傾覆故特置一格附書之以著其興滅所自焉

宦官專恣惟唐為甚如李輔國魚朝恩等權震當時列爵公侯今附入王侯格末於其姓名之上加

宦者二字而不大書其爵號不與其得封也

丙申

天寶十五載

是年七月以後為肅宗至德元載

肅宗諱亨玄宗第三子初名嗣昇開元十五年更名浚二十三年更名璵二十八年更名紹天寶三載更今名在位七年壽五十二

春正月安祿山僭號

以李隨為河南節度使許遠為睢陽太守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　杲卿使其子

永王璘

封三十二年舉兵反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日費巨

西平王哥舒翰

進封四年以隴右節度副大使拜太子先鋒統河隴朔方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帝詔翰將兵出關

附　燕安祿山

聖武元年春祿山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史思明取常山復取

附　回紇

懷仁可汗遣使入朝請發兵助討安祿山帝尋使燉煌王承寀與僕固懷恩來乞兵可汗大喜以女妻承寀復遣貴臣與承寀

泉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於京師張通儒弟通幽泣請曰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托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具表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

萬子襄陽王偒有勇力好兵薛璆等為之主謀以為天下大亂唯南方完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歸覲於蜀璘不從上命高適等圖之璘引舟師

攻陝至靈寶與賊將崔乾祐戰大敗翰收散卒欲復守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後為安慶緒所殺

南陽王白元光

父道生為寧朔州刺

鄭屬甲等九郡進圍饒陽李光弼入常山思明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趣常山戰敗退入九門郭子儀與光弼合軍與思明戰九門城南思明復大敗遂收餘衆奔博

等入見帝於彭原帝賜可汗女號毗伽公主可汗遣命大臣葛邏支將兵入援與郭子儀軍合及同羅戰於榆林河北大破之

吐蕃

贊普遣使如唐請以

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
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咼之二人
比死罵不絶口顔氏一門死者三
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
郡之不從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
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
賊守饒陽太守盧全誠獨不從思
明等圍之李與將七千人李暐遣
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為思明
所敗

以
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　上命郭
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
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
定河北子儀薦光弼以為節度使
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置南陽節度使以魯炅為之炅表薛

沿江東下吳郡太守李希言平牒璘詰其擅引兵東下之意璘怒遣其將渾惟明襲希言於吳郡使李廣琛襲李成式於廣陵皆破之江淮大震明年再見

史元光初隸本軍補節度先鋒從李光弼東討祿山累遣太子詹事封南陽郡王至德宗貞元二年再見

邠公韋見素

祿山反從帝入蜀陳

陵時博陵巳降當軍思明至盡殺郡官夏子儀與光弼還常山思明襲擊之戰於嘉山大敗還奔博陵光弼圍之漁陽路再絶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

兵入援尋侵唐威戎等七軍石堡等三城克之

同羅

初同羅從安祿山叛唐屯長安施中苗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廐馬二十匹逃

愿為頴川太守龐堅為副使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

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　思明等圍饒陽不下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弓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降光弼召思義問計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茍不獲利氣沮心離乃可圖矣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

漢中王瑀

始封隴西郡公從帝幸蜀至河池封漢中王乾元初詔以特進太常卿持節冊拜回紇為威遠可汗後帝詔收羣臣馬助戰瑀持不可貶蓬州長史

玄禮之殺國忠也兵傷其首衆傳聲曰毋害韋公父子帝令壽王賜藥傅創次巴西詔兼左相封豳國公明年再見

金鄉公啓

炅

名高尚嚴莊詬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萬全何在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

歸朔方誅要結諸胡盜據邊地唐遣使宣慰之降者甚衆從禮奔誘九姓六州諸胡侵朔方為郭子儀所破

于闐

國王勝聞安祿山叛

郤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

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　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祿山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

卒諡宣

奉節王适

廣平王長子始封至帝寶應元年再見

祿山反拜上洛太守將行於帝前畫攻守之勢遷南陽太守兼守捉防禦使封金鄉公明年再見

衛公楊國忠

徙封四年從上皇幸

勝負宜能一舉而成尚非皆佐命元勳一旦絕之諸將誰不內懼祿山即置酒酣宴待之如初遂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崔乾祐攻潼關克之唐將火拔歸仁執

唐以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帝嘉之拜特進加殿中監

林邑

初林邑王范真龍為其臣摩訶漫多伽獨所殺盡滅范氏國人立故王頭黎之女為

潮以縣降賊引兵攻雍丘責出戰
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貢衆潮
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奄
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
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
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
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
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
易賊遂退明日賊復進攻城蟻附
而登巡束藁灌脂焚而投之賊不
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
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
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

吳王祗擊賊將謝元同走之拜陳留
太守河南節度使

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

蜀至馬嵬
陳玄禮因
衆亂殺之
以竿揭其
首於市四
子暄朏晚
晞皆伏誅

哥舒翰以王女不能
降祿山問治國更立
翰曰汝當頭黎之姑
輕我今定子諸葛地
何如翰伏稱曰環王
地對曰臣妻以女王
肉眼不識　頭黎真
聖人祿山龍之父
以為司空
謂歸仁叛
主斬之
祿山不意
帝遂西幸
止崔乾祐
兵留潼關
十日遣孫

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衆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奇之以兵六千借之因問所為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

孝哲將兵入長安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崔光遠為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孝哲為祿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孝哲家

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軍於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以賀蘭進明為河北招討使　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併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為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勅加進明招討使李擇交等復進資級清河

侈果於殺戮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刳其心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晩節失恩與張均張垍等皆降祿

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

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　光弼與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遣使告急於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與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其將李立節殺之思明奔趙郡如博陵時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攻趙郡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悉收還之民大悅子儀生

山以希烈垍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西脇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

秋祿山遣將高嵩以敕書繒綵誘河隴將士為唐大震關使郭英乂所殺

史思明

擒四千人皆捨之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

以來瑱為穎川太守　楊國忠問將於左拾遺張鎬及蕭昕鎬昕薦瑱以為穎川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嚼鐵

以劉正臣為平盧節度使　平盧軍將劉客奴董秦王玄志同謀殺呂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纔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秦及玄志拜官有差

以虢王巨為河南節度使　賊圍南陽太常卿張垍薦虢王巨有勇畧

取九門藁城　祿山命搜捕長安樂工舞馬犀象皆詣洛陽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

上徵吳王祗還以巨代之引兵出
藍田賊解圍走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
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子
儀光弼還常山思明收散卒數萬
躡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
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
河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
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
等郡兵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
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
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
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
可以出戰戰於嘉山大破之斬首
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
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

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送洛陽宴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欷泣下左右露刃睨之樂工雷海青不勝悲憤擲樂器於

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於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名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

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

史思明圍趙郡常

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徴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遛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過賊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龎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精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踈或密或前或郤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

山皆拔之

冬史思明取河北諸郡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二千騎度河畧北

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氈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烟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獨翰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降賊俱送洛陽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

海欲南取江淮會同紇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子奇聞之遽引兵歸　令狐潮帥衆萬餘營於雍丘城北為張巡所敗　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穎川下之執太守薛

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崔光遠為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闈管鑰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曰無為賊守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崔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既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

愿長史龐堅送洛陽皆殺之

楊朝宗取東平濟陰進襲寧陵為張巡所破

人各避賊求生何絶其路留高力
士撲滅之至咸陽望賢宮日至中
上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
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
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
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
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
越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
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廷臣以言為
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
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事不至此
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
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
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
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
燈人相枕籍而寢貴賤無以復辨

次於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

怒陳玄禮以禍由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并殺韓國秦國夫人上聞諠譁出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近在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

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觀之玄禮等乃免冑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僊誅之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衆以為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討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弟[illegible]後馬[illegible]建

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舉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

之素學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倣傚皆太子之子也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别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

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至平涼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遂至平涼閲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帝至河池以崔圓同平章事　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悦即以為相

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賊既陷長安日夜縱酒專以聲色貨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帝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劉正臣襲范陽不克　子儀光弼開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王俌守常山正臣將襲范陽史思明擊敗之

帝至普安以房琯平章事　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受恩最深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上顧力士曰

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為相

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　初太子至平凉朔方畱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游判官崔漪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凉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凉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凉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游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

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時盛王琦豐王珙皆不出閤惟永王璘赴江陵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上皇至巴西以崔渙同平章事韋見素為左相

賊兵寇扶風薛景仙擊破之

安祿山遣高嵩使河隴大震關使郭英乂斬之

李泌至靈武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上皇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隱居潁陽上自馬嵬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河西安西皆遣兵詣行在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緩師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

有君父告急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慚即白窣發兵以秀實自副請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兵七千勵以忠義而遣之

改扶風為鳳翔郡

上皇至成都

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 潮攻雍丘圍守四十餘日聞上皇已幸蜀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

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絶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别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脅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户

常山諸將討殺太守王俌　河北諸

郡猶為唐守常山太守王俌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宗仙運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以國家為念移據常山則洪勛孰與為比若疑而不行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

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　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上以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赦書真卿頒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鄉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為今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

上皇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　賀蘭進明遣參軍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為租庸使

史思明陷九門

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

史思明陷藁城

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九月史思明陷趙郡常山
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上欲以建寧王倓為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諸將皆屬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黄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但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

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

同

羅叛遣郭子儀發兵討破之　同羅誘諸胡將寇朔方上命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兵敗降虜既而逃歸懷恩斬之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

遣使徵兵回紇　時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與僕固懷恩使回紇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上從之至彭原廨舍隘狹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為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寶冊至自成都　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於別殿

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上驚聞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白宰相退則又

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草具奏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既

加第五琦山南等道度支使　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以房琯為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於陳濤斜敗績　琯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賀蘭進明詣行在言於上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虛浮致中原板蕩今房琯

專為迂闊大言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上由是疎之琯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請以李揖為司馬劉秩為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

以李峘為劍南節度使　潁王璬之至成都也崔圓迎謁拜於馬首璬不之止圓恨之璬視事兩月吏民

安之圖奏罷璬使歸內宅以李峘代之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死之　思明陷河間景城李奐李暐皆死使兩騎齎尺書招樂安樂安即時以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思明攻清河博平皆陷之進圍信都烏承恩以城降　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赴火死城陷擒興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

待祿山恩如父子不知報德乃稱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於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閒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於死

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　時江淮大震高適與淮南西道節度使來瑱江東節度使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衆以討之

同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十一月與郭子儀合擊同羅破之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頴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龎堅殺之　祿山遣兵攻頴川城中兵少無蓄積愿堅悉

力拒守期年救兵不至至是城陷執愬堅送洛陽殺之　上問李泌曰今敵强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絷其四將也從禄山者獨承慶耳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

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之言願王置之倓不從

張巡移軍寧陵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絶巡

糧援時賊兵數萬人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於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敕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不應

于闐王勝將兵入援

丁酉

肅宗皇帝至德二載

春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

安慶緒殺祿山

殺建寧王倓　上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泌出廣平王俶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

楚王俶

天寶末封廣平郡王以天下兵馬元帥克復兩京帝還京進封楚王至帝乾元元年再見

趙王係

天寶末封南陽郡王

静戎王陳利貞

初為平盧將果遣榆校太子賓客封郡王至德宗貞元五年再見

代公郭子儀

燕安慶緒

天成元年

春正月慶緒殺祿山　祿山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暴左右小拂意動加箠撻或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

回紇

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入援收復兩京葉護戰功為多帝以為司空封忠義王

吐蕃

上前誠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俶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帝如保定　上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乃幸保定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敗之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

至是進封趙王至帝上元元年再見

建寧王倓

天寶末封建寧郡王倓性英果有才畧初從帝自馬嵬北行屢遇寇盜倓自選驍勇居帝前後血戰以衛

為天下兵馬副元帥清渠之敗貶左僕射尋以復東西兩京功加司徒封國公至帝寶應元年再見

太原公郭曜

子儀長子也以推子

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豎李猪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莊謂之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

是歲拔居西平郡

輒補月餘不下思明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與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搘之以木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

帝帝或時不食俟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焉詔與親軍為張良娣李輔國所譖帝怒賜死代宗即位追贈齊王復有詔使首定大謀排衆議於中興有功進諡承天皇

儀功封郡公至德宗建中三年再見

鄭公李光弼

襲父封薊郡公加檢校司徒尋遷司空封鄭國公至帝寶應元年再見

慶緒從之又謂猪兒曰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

營中地陷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　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遠告急於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與遠兵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

帝

彭王僅

天寶末封新城郡王至是進封彭王至帝上元元年再見

兗王僩

天寶末封潁川郡王至是進封兗王至帝

虢公李嗣業

為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及東都嗣業戰功為多封虢國公至帝乾元二年再見

岐公魯炅

遂死掘床下深數尺以氈裹其尸埋之誡宮中不得洩莊宣言於外云主疾急立慶緒為太子慶緒遂襲偽號尊祿山為太上皇改元載初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

闕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

初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乾祐守之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為內應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走發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

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

二月帝至鳳翔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擣

襄王僙	涇王侹	
以皇子封至德宗貞元七年再見	天寶末封東陽郡王至是進封涇王至德宗興元元年再見	寶應元年再見

霍公王思禮		
累為關內行營兵馬	年再見	封金鄉公二年拜御史大夫襄鄧十州節度使以完南夏進封岐國公至帝乾元二

無序莊恐衆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為樂兄事莊以為御史大夫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使史思明蔡希德等引兵十萬寇太原為李光弼所破 尹子

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今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賊休兵秣馬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

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　成式與河北招討官李銑合兵討璘璘將季廣琛謂諸將曰吾屬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不然

杞王倕　以皇子封至德宗貞元十四年再見

召王偲　以皇子封至憲宗元和元年再見

興王佋　以皇子封至帝上元

使收東京戰數有功封國公至帝上元二年再見

穎公來瑱　祿山反張垍薦瑱拜汝南太守累遷淮南西道節度使兩京平以拒賊功封國公至代

奇以兵十三萬攻睢陽張巡許遠拒郤之子奇夜遁

崔乾祐守河東郭子儀擊之敗走　二月慶緒遣思明歸守范陽以為范陽節度使先是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

死於鋒鏑永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璘黨皆散成式將趙侃等濟江戰於新豐璘兵潰璘奔鄱陽江西採訪使皇甫侁遣兵擒殺之

三月韋見素裴冕罷以苗晉卿為左相

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上皇思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

元年再見

宗廣德元年再見

范陽思明擁遲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尹子奇復攻睢陽又為張巡所敗巡將南霽雲射子奇中目乃還　夏四月安守忠敗郭子儀於清

定王侗　以皇子封至帝寶應元年再見

郇公韋見素　封二年為尚書左僕射徙太子太師詔至蜀奉迎上皇以功食實封三百戶至帝寶應元年再見

永王璘　子封三十三年帝遣李成式等討璘成式於江津多列炬火光照見

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絶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乃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於清溝敗績　初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賊安

水中一皆為兩璘軍又以火應之璘以為官軍已濟江挈家屬潛遁及明不見濟者乃復入城成式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璘使其子偒及其將高仙琦迎擊之侃射傷

清河公房琯

封漳南縣男十二年琯表師陳濤斜帝眷任未衰從帝還京進封清河郡公至代宗廣德元年再見

南陽公張

溝武令珣田承嗣攻南陽拔之　秋七月慶緒將安武臣攻陝郡屠之九月唐廣平王俶攻長安安守忠李歸仁等皆敗走張通儒等走保陝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

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乂與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將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畧盡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

中肩璘兵遂潰璘奔鄱陽欲南奔嶺表皇甫侁遣兵追擒之潛殺之於傳舍傷亦死於亂兵其黨薛鏐等皆伏誅子僭為餘姚王偵莒國公傒鄅國公伶儀並國子祭酒

鎬天寶末楊國忠薦為左拾遺歷侍御史上皇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帝所帝擢為諫議大夫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還京封郡公至帝實應元

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興郭子儀等戰於新店大敗十月廣平王俶收復東京嚴莊張通儒棄陝東走嚴莊先入洛陽告慶緒慶緒夜帥

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
極焉
房琯罷以張鎬同平章事　時國家
多難而琯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
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
蘭鼓琴庭蘭大招權利御史劾之
罷為太子少師以鎬同平章事上
嘗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內鎬諫
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
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奔襄陽　初
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炅於南陽
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
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
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
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

越公峘
始封趙國
公及上皇
入蜀峘走
行在累遷
蜀郡太守
劍南節度
使與陳玄
禮討賊帥
郭千仞平
之上皇還
京遷戶部
尚書改封
越公至帝
上元元年

年再見

趙公崔圓
以同中書
門下平章
事兼劍南
節度使遷
中書令封
國公至帝
乾元二年
再見

韓公苗晉
卿

其黨自苑
門出走保
鄴郡改元
天成從騎
不過三百
步卒不過
千人諸將
阿史那承
慶等散投
范陽旬日
間蔡希德
自上黨田
承嗣自潁
川武令珣
自南陽各

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炅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貶郭子儀為左僕射　子儀詣闕自請故也

六月將軍王去榮有罪勅免死自効　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勅免死以白衣詣陝郡効力中書舍人賈至上表曰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而陛下以礮石一能免其殊死今諸軍技藝絕

再見

梁公峴

峴長史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俄出為零陵太守時京師米翔貴百姓相與謀曰欲粟賤追李峴帝初即位名拜扶風太守兼

初封高平縣男帝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至是進封國公至代宗永泰元年再見

冀公裴冕

以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從帝靈武勸進累遷尚書右僕射兩京

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李歸仁及精兵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慶緒懼史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等往密圖

倫者甚衆若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且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上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以為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寛之則王法不行人倫道虧矣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陜郡雖要不急於法而況去榮末技又非陜郡之所以存亡邪上竟捨之

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鬭遂為賊所圍張巡

御史大夫至是擢京兆尹封國公代宗廣德中以禮部尚書拜同平章事尋罷為太子詹事遷刑部尚書卒

平封國公之思明降至代宗大唐曆四年再見

鄴公崔光遠

初為京兆尹受祿山偽職同羅之逃歸也長安大擾檄同自出光遠以為賊且遁矣

乃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鎖大環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

遠史卒守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祿山光遠懼奔至靈武帝以為御史大夫及帝還改禮部尚書封國公至帝上元二年再見

襄公李麟裔出懿祖舉宗室異

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為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

等天寶末累封渭源縣男上皇入蜀麟走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皇還京進封國公至帝乾元二年再見

祭公陳玄禮

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絶圍之益急

八月以張鎬兼河南節度使

九月蔡希德寇上黨執節度使程千里　賊屢攻上黨常為千里所敗希德復引兵圍之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希德救至千里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為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諸城竟不能克送千里於洛陽囚之

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

初從章馬嵬謀誅楊國忠上皇還京封國公至帝上元元年再見

岐陽公蘇震

瓌孫累遷長安令祿山陷京師震馳及靈

臣必死之回紇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李嗣業為前軍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賊帥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刀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墻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兵馬使王難得射之中眉皮垂障目難得自拔箭掣

武謁帝拜御史中丞廣平王以為糧料使二京平封縣公至代宗廣德元年再見

豐公僕固懷恩

懷恩

懷恩鐵勒部人世襲都督善戰闘驍識戎

去其皮前戰賊伏精騎於陣東欲
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
引回紇就擊盡殺之嗣業又與回
紇出賊陣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
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
入城追夜囂聲不止懷恩言於廣
平王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
追之縛取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
疲矣侯明旦圖之懷恩曰戰尚神
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遲明諜至
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皆已
遁矣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
師與回紇約曰土地士庶歸唐金
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
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
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

情部分詳
嚴以復兩
京有殊功
封國公賜
封二百户
至帝乾元
二年再見

鉅鹿侯魏
少游

帝幸靈武
杜鴻漸等
奉迎而留
少游繕宫

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軍民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啖庭瑶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

室除左司郎中兩京平封縣侯至代宗大歴二年再見

丹陽子顏真卿

為蒲州刺史封縣子至代宗廣德二年再見

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患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卿邪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

宦者李輔國本飛龍廄小兒預謀誅楊國忠又勸帝趨朔方圖興復至靈武勸進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帝還京拜殿中監封成國公

陛下舉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對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

理宗寶慶元年再見

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郭子儀克華陰弘農　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

陰弘農二郡獻俘百餘人李勉言於上曰元惡未除為賊所污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赦之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子奇圍睢陽久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

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眥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齒纔三四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

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太守閭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

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出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李泌歸衡山　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為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

郭子儀遣兵取河陽及河內

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

陳留人殺尹子奇以城降

上入西京上皇發蜀郡　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

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宫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

以甄濟為祕書郎蘇源明知制誥

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儀然後收繫大理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祿山為採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

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名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彊舁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為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制士庶受賊官祿者令三司條件聞奏

宴回紇葉護於宣政殿　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兵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以葉護為忠義王歲遺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

之

朝享於長樂殿　上在彭原更以栗為九廟主至是朝享於長樂殿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　上皇至鳳翔上發精騎三千奉迎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為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

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出居興慶宮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赦天下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唯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以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李栖筠為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而峴獨得美譽

立廣平王俶為楚王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追贈死節之士　李憕盧奕顔杲卿
表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龎
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
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
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
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曰巡
以寡擊衆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
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
守者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
盡食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向
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
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
況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
蠲來載租庸三分之一
復郡名官名
上上皇尊號

以良娣張氏為淑妃
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　慶
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
守忠往范陽徵兵因密圖之判官
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所以盡力
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
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
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玼
亦說思明曰慶緒葉上露耳大夫
柰何與之俱亡思明以為然承慶
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思明引承
慶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
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囚承慶等
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
郡及兵八萬來降河東節度使高
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上大喜以思

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准律皆應處死李峴以為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勲舊子孫今一概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

能活均埳死何面目見張說於九泉上皇曰埳為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

置左右神武軍　置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

故妃韋氏卒

戊戌

乾元元年

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

成王俶　封楚王二年徙封成

昌化王烏承玭

燕安慶緒　天成二年慶緒之初

回紇　唐以磨延啜為英武

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
賊將能元皓舉所部來降
大赦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
載為年
三月徙楚王俶為成王
立淑妃張氏為皇后
夏四月新主入太廟
五月停採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
張鎬罷　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

王尋立為皇太子更名豫至帝寶應元年即位是為代宗

史思明之降也承玭勸之帝尋遣承玭與其兄承恩共圖思明思明反承恩遇害承玭走免奔太原李光弼表為冠軍將軍封郡王為石嶺軍使久之移疾還卒子重胤

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慶緒專以繕臺沼酣飲為事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協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畧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諸將皆怨怒不

威遠毗伽闕可汗以帝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命漢中王瑀為冊禮使李巽副之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瑀等立於帳外瑀不拜可

為不切事機罷為荊州防禦使
立成王俶為皇太子　張后生興王
佋纔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
容謂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
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如何揆再
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
上意始決
崔圓李麟罷以王璵同平章事　上
頗好鬼神璵專依鬼神以求媚每
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杲
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
竟無褒贈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泣
訴於上上為之言於上皇杖殺通
幽而贈杲卿杲卿子泉明為史思
明所虜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

為用以崔
乾祐為天
下兵馬使
總中外兵
乾祐傲戾
好殺士卒
不附　十
月郭子儀
等拔衛州
慶緒敗還
守鄴子儀
等圍之慶
緒窘急遣
薛嵩求救
於史思明
且請以位

汗曰我與
天可汗兩
國之君君
臣有禮何
得不拜瑀
曰天子以
可汗有功
自以所生
女妻可汗
恩禮至重
可汗奈何
以子婿傲
婦翁坐搨
上受冊命
邪可汗改
容起受冊

東京得之遂并表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慚服

六月立太乙壇 從王璵之請也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過煩擾黄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刺史左震悉收斬之

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五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於滏陽遥為慶緒聲勢明年慶緒為史思明所殺

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喜遣大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兵入援

吐蕃

是歲拔唐河源軍

大食

是歲圍唐廣州刺史

史思明

籍其賦十萬具以狀聞請以其賦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上無以罪也

初行新歷　山人韓穎所造也

貶房琯為幽州刺史　琯既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賓客朝夕盈門上惡而貶之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詣諸將說誘之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謀洩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

封歸義王韋利見踰二年帝使烏承恩圖波斯兵掠之思明殺承恩據范陽復反取魏州明年再見

城走遂與倉庫焚廬舍浮海而還

波斯

是歲從大食圍廣州

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薄書數百紙皆先後從思明反者將士名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囚思敬表上其狀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命耿仁智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白思明思明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仁智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

也令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
速死之愈乎思明怒捶殺之

秋七月初鑄大錢　鑄當十大錢文
曰乾元重寶從御史中丞第五琦
之謀也

册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册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
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
之以漢中王瑀為册禮使右司郎
中李巽副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
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
而還可汗立公主為可敦遣騎三
千助討安慶緒上命僕固懷恩領
之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為
中書令光弼為侍中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上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月冊太子更名豫　自中興以來羣下無復賜物至是始有新鑄大錢百官六軍霑賚有差

郭子儀等拔衛州遂圍鄴城　子儀

引兵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魯炅李廣琛崔光遠李嗣業兵皆會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之内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慶緒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光弼等兵皆至

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復陷之　光遠拔魏州思明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崟拒之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

曰處釜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斬處釜處釜驍將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鬬志光遠脱身走還汴州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司馬光曰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乃不正上下之禮偷一時之安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不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

亦不治罪因而授之使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民墜塗炭凡二百年

己亥

乾元二年

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以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拔慶緒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卒於軍　嗣業攻鄴城中流矢卒兵馬使荔非元

大寧王僕固懷恩

封豐國公三年從郭子儀討賊為先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為多授朔方節度使

燕史思明

順天元年

春正月史思明築壇魏州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三月自魏州引兵救鄴使諸

回紇

毗伽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欲以寧國公主為殉公主曰回紇慕中

禮代將其衆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秀實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二月壬子月食既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矢以食馬人皆以為克在旦夕而官軍無統帥進退無所禀城久

進封郡王將各去城國之俗故
至代宗廣五十里為娶中國女
德二年再營每營擊為婦若欲
見鼓三百面從其本俗

武威王李
過腸之又何必結昏
每營選精萬里之外

嗣業
騎五百日邪然亦為
於城外抄之務面而
封虢國公掠官軍出哭辱以公
三年為鎮則散歸其主無子聽
西節度使營又多遣歸京師以
與子儀等壯士竊官僕固氏女
圍相州師軍裝號冊為可敦懷
恚諸將無車所聚窟恩女也
功獨嗣業縱火焚之
被堅數奮往復聚散

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戰殺傷相半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有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道兵潰歸所過剽掠惟光弼思禮整軍而歸子儀至河陽賊帥周摯引兵爭之不得都虞候張用濟築南北兩城而守之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為諸軍冠中流矢方愈忽聞金鼓聲大呼創潰血流數升卒贈武威郡王謚曰忠勇子佐國襲爵　嗣業贊力絶衆忠毅憂國前後賞賜皆上於官以助軍

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官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與官軍決戰九節度皆潰去思明收整士衆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但日於軍中饗

苗晉卿王璵罷以李峴李揆吕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上於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之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曰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得因南軍入北軍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何以制之乃止

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

夏四月史思明僭號

制停口敕處分　初上在靈武李輔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

安邊王郝廷玉

廷玉為李光弼愛將及保河陽禽徐璜玉功為多累封郡王代宗永泰初吐蕃犯京畿與馬璘屯中渭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陳

士由是慶緒窘蹙乃遣安太清奉表稱臣於思明思明手疏啗慶緒曰願為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表還之慶緒大悅

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事無大小輔國口為制敕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案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詣銀臺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以李抱玉為鄭陳穎亳節度使

五月貶李峴為蜀州刺史　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

請覲之廷因請歃血
王申號令同盟思明
鳴鼓角部許之慶緒
伍坐作進以三百騎
退若一朝諸思明營
思歎曰吾思明令軍
處兵間久士擐甲執
今始識訓兵以待之
練法累為引慶緒及
秦州刺史諸弟入至
卒贈工部階下慶緒
尚書　再拜稽首

臨川王李國臣

曰臣不克負荷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

之其妻訟寃李輔國素出飛龍廐敕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無寃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等鞫之與鎣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貶嶺南尉鎣流播州峴奏伯陽等無罪上以為黨貶蜀州刺史右散騎常侍搢木入對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法太寛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寛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

本姓安為雲麾大將軍賜姓李從李光弼守河陽累封郡王至代宗大歷八年再見

欒城公李

抱玉

本安興貴之後為李光弼裨將累有戰功

大王以太上皇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何足言爾為人子殺父而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命左右

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彊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

於帝前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賜姓李氏摧陳鄭潁亳節度使至是以守河陽破賊功封縣公至帝寶應元年再見

琅邪公王

難得

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斬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捉以官思明勒兵入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賣將士慶緒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思明思明遣安大清將兵

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命部將辛京杲代領其衆

以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　初潼關之敗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張光晟下馬授之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史辛雲京思禮怒之光晟時在雲京麾下請見思禮而解之即往謁未及言思禮執其手曰吾求子久矣引與同坐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冤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日特為故人捨之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

為鳳翔兵馬使累封郡公授英武軍使至帝實應二年卒贈潞州大都督子顏檢校衛尉卿生莊憲太后

褒公李麟

進封三年卒贈太子太傅謚曰德　時張

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立其妻辛氏為皇后子朝義為懷王以周摯為相李歸仁為將改范陽為燕京改州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寧國公主歸京師　回紇以公主無
子聽歸
八月襄州將康楚元等作亂破荆州
　襄州將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亂
刺史王政奔荆州上使將軍曹日
昇往慰諭楚元貶王政為饒州長
史以張光奇代之楚元不從嘉延
襲破荆州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
更鑄大錢　鑄乾元重寶大錢加以
重輪一當五十在京百官先以軍
旅皆無俸祿至是始以新錢給之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
大敗之　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
於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
之還入汴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

后李輔國為郡　十
用事留晉月思明使
卿崔圓等具子朝清
多附麗取守范陽命
安輯獨守諸郡太守
正不阿順各將兵三
岐公曾旻　千從已向
河南分為
進封三年四道使其
為淮西節將令狐彰
度使九節將兵五千
度之濟於自黎陽濟
相州也旻河取滑州
所部兵剿思明與朝
掠尤甚詒義周摯濟
來瑱代旻河會於汴

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空其城而帥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

節度淮西而從旲陳鄭亳節度使旲欽榮而卒

趙公崔圓

封三年九節度潰於相州圓棄東都奔襄陽詔削階封李光弼爵表爲汾州刺史以

州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勝遂降思明以爲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思明入洛陽城引兵攻河陽為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所破思明將周摯復攻北城光弼等擊

攻河陽使騎將劉龍仙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為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閒是以知之龍仙易之慢駡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

治行稱徙走之思明淮南節度不知其敗使後檢校尚攻南城左僕射至光弼驅得代宗大歴因臨河示中卒贈太之乃遁尋子太師謚遣將李歸恪襄仁寇陝州敗還

須昌伯呂諲

開元末第進士哥舒翰節度河西表支度

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
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
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
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
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絶光弼糧
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
光弼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
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
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
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既而思明
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
出在野此成禽矣汝以鐵騎宵濟
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
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
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
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

判官累授
武部侍郎
進同平章
事累封縣
伯至帝上
元二年再
見

姑臧伯李
揆
開元末第
進士累擢
禮部侍郎
拜同中書

雍希顥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旦當降賊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潬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

門下平章事封郕伯至德宗興元元年再見

宦者魚朝恩

為觀軍容使至是封馮翊郡公至代宗大歷元年再見

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茘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填塹八道開柵為門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乃名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韡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敵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剄不令諸君獨死也及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

違之懐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懐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䓁皆遁去

十一月商州刺史韋倫發兵討荆襄平之 康楚元等衆至萬餘倫發兵討之生擒楚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皆平

貶第五琦為忠州長史 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言者皆歸咎於琦故貶之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坐琦黨亦貶溱州司馬

十二月史思明寇陝擊却之 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

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破之得馬六百匹

庚子

上元元年

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節度使　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為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而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與史思明戰破之

第五琦除名流夷州　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按之琦曰二百兩金非可手挈若付受有

越王係

進封趙王四年為天下兵馬元帥徙封越王至帝寶應元年再見

彭王僅

進封四年充河西節

蔡公陳玄禮

封四年李輔國遷上皇西內勒令致仕卒　玄禮宿衛宮禁以淳篤自檢玄宗嘗欲幸虢國夫人第諫曰

燕史思明

順天二年春二月李光弼攻懷州思明救之戰於沁水之上大敗　三月安太清守懷州為李光弼所破　夏四月思明與光

吐蕃

是歲拔唐廓州

吐谷渾

侵鳳翔為唐節度使崔光遠所破

党項

數侵邊境閒郭子儀

憑請準律科罪期光奏琦已服罪

故有是命

三月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

夏四月李光弼破史思明於河陽

以韋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尋以來

瑱代之　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

節度使史翽據州反制以倫為節

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

其門倫既朝見所除又不謁輔國

尋改秦州防禦使以來瑱鎮襄陽

瑱至維瑾等降

閏月以王思禮為司空　武德以來

不為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赦天下改元

追諡太公望為武成王選歷代名將

為亞聖十哲

度大使尋卒子鎮為常山郡王

興王佋

封四年卒佋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侗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容至是卒侗尚幼太子位遂

未宣敕不可輕去就帝為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玄宗將出遊復諫而止

弼戰於河陽大敗移軍入東京冬十一月光弼擒安太清拔懷州

出鎮邠州乃退尋侵美原同官大掠而還

五月以荀晉卿行侍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呂諲罷　宦官馬上言受賂為人求官於諲諲為補官事覺上言杖死諲罷為太子賓客

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六月桂州經畧使邢濟破西原蠻斬其將黃乾曜等

羌渾寇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之

敕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

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京兆捕私鑄者數月間榜死八百餘人不能禁乃敕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

定贈謚恭懿太子

越公峘

改封四年為江淮都統帝密敕討劉展為展所敗貶袁州司馬卒於官

興王佋卒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與外人交通玄禮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且興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有何不可又令六軍將士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上皇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

馬高力士曰輔國何得無禮叱令
下馬又叱輔國與已共執上皇馬
鞚侍衛如西内居甘露殿輔國帥
衆而退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
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
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
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
惡之奏貶蓬州長史高力士流巫
州陳玄禮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懌
因不茹葷辟穀寖以成疾上初猶
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
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
畏其握兵竟不能决

命郭子儀出鎮邠州　或上言天下
未平不宜置子儀於散地命出鎮
邠州党項遁去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制下旬日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展領淮西節度副使剛彊自用節度使王仲昇使監軍邢延恩入奏請除之延恩因說上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以展為江淮都統密敕李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敕書授展展疑之曰展無勳勞一旦恩命至此疑有讒人間之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懼乃馳詣廣陵與峘謀解峘印節以授展展乃上表謝恩悉舉宋州兵七千趨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

還奔廣陵與峘景山發兵拒之展使其將孫待封擊景山景山衆潰展遂入廣陵遣屈突孝摽徇濠楚王晅畧淮西展軍白沙設疑兵若趣北固者峘悉兵拒守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峘軍潰奔宣州展遂陷昇潤州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太清

敕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劉展 李峘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峘曰處尊位食重禄臨難而逃之非忠也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峘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募壯士得二千餘人立柵以拒展戰敗奔杭州展諸將遂陷宣蘇湖濠楚舒和滁廬等州鄧景山奏乞敕平盧兵

馬使神功救淮南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展懼選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

辛丑

上元二年

春正月田神功擊劉展斬之餘黨皆平　神功使楊惠元范知新等分道擊展知新至下蜀展拒擊之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　惠元破王暅於淮南孫待封詣李藏用降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　或言洛中將

益昌王邈

第二皇孫始封至帝寶應元年再見

延慶王迵

第七皇孫以母寵故與邈先封至帝寶應

霍公令狐彰

初為史思明滑鄭汴節度使將數千兵戍滑臺時中使楊萬定監滑州軍彰通表請

燕史朝義

顯聖元年

春正月思明改元應天　二月破李光弼於邙山復取河陽懷州　思明猜忍好殺羣下人不

党項

與渾奴剌侵寶雞燒大散關南侵鳳州殺唐刺史蕭愧大掠而西為鳳翔節度李鼎所敗尋侵寶雞及好

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數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勇而愎郭子儀寬厚而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卭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失利則盡矣命移於於險懷恩復止之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元年再見

號王巨

初襲父邑封以破賊帥功拜太子少師坐事敗遂州剌史為段子璋所害

岐王珍

天寶中以薛王業子

降因萬定以聞帝大悅下書慰勞彰移屯杏園渡思明疑之遣其將薛岌圍之彰與岌戰破之因隨萬定入朝詔以為滑衛等六州節度使封國公至代宗大歷八年再

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後既破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三月使朝義將兵為前鋒襲陝思明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進

時

新羅

王金嶷入朝因請宿衛

貶李揆為袁州長史以蕭華同平章
事　荊南節度使呂諲以善政聞
揆與諲不相悅恐其復入相陰使
人求諲過失諲上書自訟乃貶揆
而相華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貶李光弼為開府儀同三司　光弼
上表求自貶也
夏四月廢岐王珍為庶人其黨皆伏
誅
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討平之　子璋
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東川節度
使李奐奏替之子璋舉兵反襲奐
於綿川道過遂州殺刺史虢王巨
奐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陷
劍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奐共

襄陽郡公見
珍嗣岐王
範至是銜
士長塞鎮
將朱融與
左武衛將
軍竇如玢
等謀奉珍
作亂金吾
將軍邢濟
以開詔廢
為庶人賜
死

霍公王思

鄭公崔光遠

封五年累
投西川節
度使會段
子璋反李
奐走成都
光遠討平
之然不能
禁士卒剽
掠帝詔監
軍按其罪

兵皆敗思
明詬怒欲
斬之朝義
憂懼部將
駱悅蔡文
景說之曰
悅等與王
死無日矣
古有廢立
請召曹將
軍謀之王
若不許悅
等今歸李
氏矣朝義
召曹將軍
以其謀告

攻斬之
以裴遵慶同平章事
五月李光弼自河中入朝復以為太
尉統八道行營節度鎮臨淮
以令狐彰為滑衛等六州節度使
秋七月癸未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
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
為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
射裴冕等使薦己冕曰吾臂可斷
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
以李若幽為河中節度使賜名國貞
九月置道場於三殿　上以天成地
平節於三殿置道場以宫人為佛
菩薩北門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
臣膜拜圍繞

禮封五年初相州軍潰惟思禮與李光弼完軍而還尋破史思明於直千嶺代光弼河東節度副大使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惟思禮而

以憂卒　馮翊公尚可孤　鮮卑別種天寶末隸安祿山復事史思明至是自賊所歸果授左右威衛大將軍封白水縣伯尋徙封馮

悅等遂以兵入射思明擒之思明問亂者為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曰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遂殺之朝義即偽位改元顯聖使人至范陽殺朝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江淮大饑
冬十月楚州牙將高幹殺其刺史李
藏用　江淮都統崔圓署藏用為
楚州刺史會度支租庸使以劉晏
之亂諸州用物無準奏請徵驗諸
將往往責產以償之藏用恐其及
已嘗與人言頗有悔恨其牙將高
幹挾故怨告藏用反襲殺之圓遂
簿責藏用將吏將吏皆附成其狀
獨孫待封堅言不反圓命斬之
建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
貶劉晏為通州刺史　或告鴻臚卿
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司農卿嚴
莊俱下獄京兆尹劉晏遣吏防守

己卒贈太
尉謚武烈

翊郡公至清
德宗興元
元年再見

河東公衛
伯玉
為神策軍
節度使史
思明遣子
朝義襲陝
伯玉擊破
之於永寧
加特進封
郡公至代

及卒氏
并不附己
者數十人
以其將李
懷仙為燕
京留守時
洛陽數百
里州縣皆
為丘墟而
朝義所部
節度皆與
思明等夾
名之多不
至署相羈
縻而已
冬十一月

莊家上敕出莊引見莊告晏道禁
中語矜功怨上乃貶晏莊而誅謙
以
元載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載
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
漕運數月遂代劉晏掌財利載以
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
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
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
吏為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察
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
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
有不服者嚴戒以威之民聚山澤
為羣盜州縣不能制
上
朝太上皇於西内　先是山人李
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
之卿無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

宗廣德元
年再見

詔衛伯玉
攻拔永寧
澠池福昌
長水等縣
十二月
朝義將李
懷仙為平
盧節度使
侯希逸所
破

須昌伯呂
諲
封三年以
同平章事
坐事貶太
子詹事累
授澧朗陝
忠等五州
節度使以
善治聞李
揆恐其復
相使人求

壬寅

下詔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泣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寶應元年
春建寅月李光弼拔許州
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

雍王适
封奉節王
五年代宗

李寶臣
本范陽將
張鎖高養

謹過失謹上疏自理尋卒贈吏部尚書謚肅謹為相不任職及為荊州號令明賦斂均治尚威信闔境無盜賊民歌咏之

燕史朝義
顯聖二年
夏五月朝

回紇
唐遣中使
劉清潭使

山　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積米百萬斛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耗散殆盡上聞之以景山代之景山至鉤較出入將士隱沒者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進使慰諭之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

行營兵殺都統李國貞節度使荔非元禮　絳州素無儲蓄將士糧賜不充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又以國貞治軍嚴思郭子儀之寬突將王元振因謀作亂矯令於衆曰來日修都統宅各具畚

即位進封魯王尋徙封雍王至代宗廣德二年再見

鄭王邈

封益昌郡王二年代宗即位進封鄭王至代宗大歷八年再見

韓王迥

子故冒其姓名忠志事安慶緒為恒州刺史乾元中九節度圍相州賓臣歸命帝即援故官封密雲郡公尋叛歸史思明思明死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封趙國公名其

義圍宋州為田神功所敗　冬十月唐雍王帥僕固懷恩及回紇兵來討朝義謀於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漢兵來宜悉衆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

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國時回紇登里可汗己為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中原無主清潭曰先帝雖棄天下今上繼統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

錙待命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修宅夫耶元振率之執國貞殺之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其節度使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帥朝廷因而撫之

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以子儀為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以來填為淮西河南節度使　上召

封延慶郡王二年代宗即位進封韓王至德宗貞元十二年再見

越王係

徙封三年時帝寢疾張后召太子誅李輔國太子不從乃召係

軍曰成德拜節度使賜姓及名於是寶臣遂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地財用豐衍益招來亡命雄冠山東後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從義結為婚姻互相表裏至代宗

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立柵自周懷恩等擊破之朝義將輕騎二百東走奔莫州諸節度進軍圍之

兩京者也回紇乃為起兵至三城見川縣皆為丘墟有輕居之志乃用府清源清源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衆十萬衆至矣京師大駭帝遣殿中監藥子昂勞回紇於忻州

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遣內謁者十一年再
諷將吏上表留己復得還鎮呂諲監段恒俊見
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衆心恐遲宦官有
久難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勇力者二
察使令瑱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百人援甲
莪謀奪瑱位密表瑱倔彊難制請長生殿事
以兵襲取之上以為然以瑱為淮淺為輔國
西河南節度使密敕以莪代瑱為所害三子
防禦使建武威郡
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王適興道
運使如故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郡王適齊
怨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載上國公
不許固請不已上乃從之
建巳月楚州得寶玉十三枚　楚州寳玉倜
刺史崔侁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進封六年
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為李輔國

初毗伽闕可汗為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可汗請與懷恩相見詔懷恩往見之懷恩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表請助國討賊由大陽津度河至陝州

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太上皇崩　年七十八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歐陽修曰玄宗勵精圖治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至於如此可不慎哉

制改元復以建寅月為正月赦天下

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

所害

定王侗

封六年卒

鄒王宇

道堅子也神龍初道堅嗣封魯王道堅卒子宇嗣王爵至是以皇太子子封魯王改

責雍王适不拜舞兵馬使藥子昂力爭可汗命將軍車鼻引子昂等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遣歸營乃進軍陳於橫水與懷恩合擊史朝義大破之遂克東京及洛

兵陰與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選宦官授甲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廐勒兵收係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兗王僩

賀善贊曰肅宗趣取大物而子道悖制於張后而夫道奪脇於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倓而父道虧僅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

太子即位　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明

封鄒王

汾陽王郭子儀

封代國公六年進封郡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

陽城引軍入東京殺掠比屋蕩盡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之與懷恩追朝義戰於下博破之朝義東走

党項

侵奉天梁州刺史李

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然處之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斂乾元大小錢皆當一民始安之

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

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將陷果毅劉昌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彊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徑趣徐州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

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而出至代宗大歷十四年再見

臨淮王李

勉棄城走復大掠同官華原唐以臧希讓代勉為刺史拒党項

吐蕃

是歲侵秦成渭三州

復以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瑱聞徙淮西大懼上言淮西無糧請俟收麥而行又諷將吏留己上欲姑息無事許之裴茙屯穀城既得密敕即率麾下趣襄陽瑱以兵逆之且問來故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告示之茙驚惑瑱縱兵擊之擒茙送京師賜死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

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台州袁晁作亂　晁攻陷浙東諸州

光弼

封鄭國公六年授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知五道節度行營事代宗即位進封郡王至代宗廣德元年再見

定襄王郭

民疲於賦斂者多歸之李光弼遣
兵擊破之
九月以來瑱同平章事
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貶裴冕為施州刺史　左僕射冕為
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貶為刺史
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為
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
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
以州降　回紇起兵自陝州大陽
津渡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
制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以
藥子昂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韋
少華李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
度及回紇於陝州進討朝義上欲
以郭子儀為适副程元振魚朝恩

英乂
為陝西節
度使雍王
東討留英
乂與魚朝
恩為殿東
都平權知
留後以功
進尚書右
僕射封郡
王至代宗
永泰元年
再見

信都王田

等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适至陝州回紇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胡得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遣适歸營琚少華遂死諸軍發陝州懷恩與回紇為前鋒郭英乂魚朝恩為殿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於洛陽陳於橫水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

神功

天寶末安祿山署為平盧兵馬使神功率衆歸朝後降史思明思明使神功與其將南德信等徇江淮神功襲殺德信以其衆降累遷兗鄆節度使

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朝義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留回紇營河陽使其子瑒帥步騎萬餘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汴州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追敗之於衛州賊將田承嗣等將兵四萬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於是朝義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於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於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嵩等皆受代居無何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

鎮西節度使以破賊功封郡王徙河南節度使至代宗大歷八年再見

金城王辛雲京

為河東節度使封郡王至代宗大歷三年再見

有貳心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

盜殺李輔國 上在東宮以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十一月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

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

諸軍圍史朝義於莫州 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將薛忠義等合還攻僕固瑒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戰

晉昌王辛京杲 雲京從弟至德初從李光弼出井陘戰嘉山尤力肅宗異之曰黥彭關張之流也杲遷英武軍使代宗立封膚國公尋進封晉

於下博朝義大敗奔莫州懷恩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及田神功辛雲京皆會進圍朝義於莫州

昌郡王至德宗建中四年再見

郕公韋見素

封六年上元初致仕至是卒贈司徒謚忠貞子諤

涼公李抱

王封樂城縣公四年代宗即位以澤潞節度使統相衛儀邢等十一州兵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封武威郡王抱玉懇辭乃徙封國公至代宗大歷

十二年再見

平原公張鎬

封南陽郡公六年坐事貶辰州司戶參軍代宗即位起為洪州觀察使徙封平原後改江南西道觀察使

卒　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居身廉不殖生產善待士性簡重在位雖淺而天下推為舊德云

南陽公鄧景山

以淮南節度使代管

崇嗣節度河東封郡公尋遇害謚曰敬

景山為政簡肅有龜集城門景山曰龜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具有兵乎未幾劉展反景山清約子弟饌不過草具取

倉粟紅腐者食之兼給麾下曰不食此留將安用邪

蕭公論惟貞

粟為殿中監史思明攻李光弼河陽其將周摯以兵二十萬陳

於城下惟貞苦戰破之授開府儀同三司至是以從光弼討史朝義守徐州拒賊功封國公後光弼病表以自代擢左領軍衛大將軍卒

涼公李光

進

光弼弟初為房琯裨將戰陳濤斜敗績奔行在肅宥之代宗即位拜太子太保封國公至代宗永泰元年再見

鄧公張獻

誠

天寶末陷安禄山後事史思明守汴州僕固懷恩克東京朝義走至汴州獻誠不内以州來降詔即拜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尋進封鄧國公至代

宗大歷三年再見

許昌子元載

父升本姓景為曾明王妃元氏主賜田租入請於妃冒元氏李輔國妻載宗女也載與綿眤以户部侍郎拜

同平章事代宗立進中書侍郎封縣子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輔國載與其謀至代宗大曆十二年伏誅

宦者高力士

封齊國公
六年初李
輔國遷上
皇西内流
力士於巫
州至是赦
還見二帝
遺詔北向
慟哭嘔血
而卒詔還
其官　力
士善揣事
勢雖親暱
至覆敗不
肯為救故
生平無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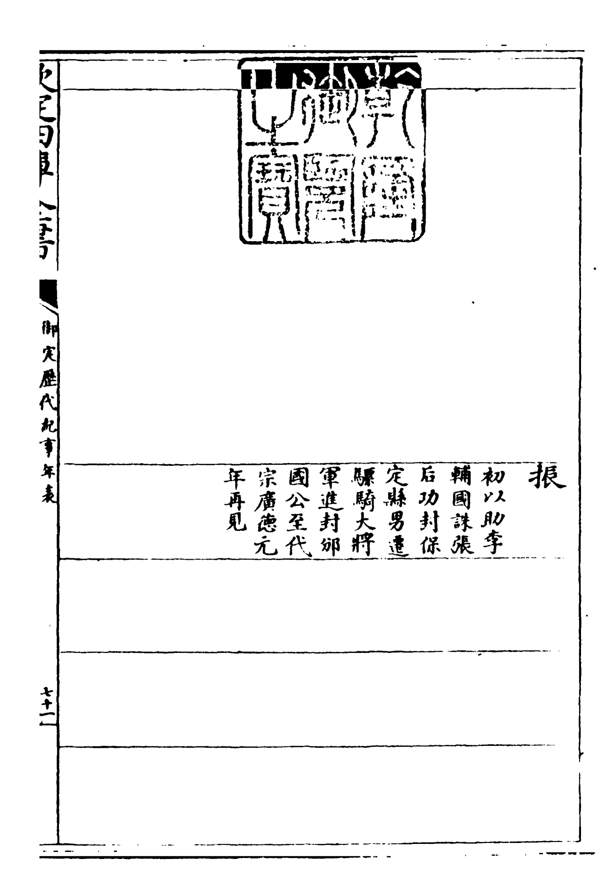
過

宦者李輔國

封成國公六年以司空兼中書令程元振謀奪其權密請稍加裁抑詔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

居外第輔國始懼表乞解官詔罷中書令進封博陸郡王未幾帝遣俠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謚曰醜

宦者程元



振

初以助李輔國誅張后功封保定縣男遷驃騎大將軍進封邠國公至代宗廣德元年再見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六